

內地暑期檔有一部動漫電影叫《八仙！》，打破了片名後面加感嘆號通常票房不好的魔咒，目前已收穫十四億元人民幣票房。據報道，《八仙！》片名之所以有個感嘆號，是無奈之舉，因為「八仙」商標已經被搶註，影視作品無法使用，另據創作者解釋，有了感嘆號，「凡人最後的吶喊」的創作意圖也容易被更好地領略。

《八仙！》中的人物形象，鐵拐李、曹國舅、張果老比較符合觀眾的既有印象，鍾離權（即漢鍾離）、呂洞賓、韓湘子等，全部變成了大帥哥，何仙姑由一身仙風道骨變成氣質飄逸的動漫少女，顛覆性最大的是藍采和，成了一個身穿肚兜的軟萌兒童。神仙人物一向較難確定年齡，比如藍采和，在古籍中他被定義為「年貌不定，不知幾何」，民間繪畫多作青年或少年塑造，故觀眾對其年齡容忍度較高，但創作者把他塑造成嬰幼兒，頗為大膽，這大概是因為動漫電影需要一個吸引低齡觀眾的軟萌角色。

現在年齡大一些的觀眾，對八仙的容貌印象，多來自於香港亞洲電視與山東電視台聯合攝製的《八仙過海》電視劇，該劇是較早在內地進行實景拍攝的港劇之一，一九八五年一月在香港首播後，於內地電視台播出，風靡一時。該劇監製丁亮，長期效力於亞洲電視，正是他憑藉《八仙過海》，跑通了「港劇+內地名勝+

民間神話題材」這一創作路徑，其意義是重大的。多年之後，香港影視從業者集體北上，有許多延續的也是這一方式方法。

一九八五版《八仙過海》中的八仙，很明顯是一群成年人，且年齡整體上向中老年靠攏，不像二〇二六年的這部《八仙！》，平均年齡向青少年靠攏。一九八五版《八仙過海》劇中的每一位演員，都給當時的觀眾留下深刻印象，潘志文飾演的呂洞賓飄逸，江漢飾演的鐵拐李豁達，蔡國慶（香港演員，非內地歌手）飾演的鍾離權寬厚，阮佩珍飾演的何仙姑端莊，林迪安飾演的藍采和英俊，唐品昌飾演的韓湘子文雅，梁漢威飾演的張果老通透，凌文海飾演的曹國舅善良……可以說，一直到《八仙！》出現，過去的八仙形象，多是被對應到一九八五版《八仙過海》演員身上的，如今提起這些名字，年輕觀眾知道的不多，但他們在當年可謂紅極一時。

這部電視劇紅到什麼樣？據當年媒體報道，它紅到最後不得不限制播出甚至停播，因為當時有不少學生模仿劇中情節「投河成仙」「上山學法」，有一定的危險性。即便未痴迷到這個地步，也有不少孩子在村莊或學校成群結隊飾演八仙自娛自樂。現在看來，《八仙過海》的故事情節表達正常，並無價值觀方面的問題，只是那時電視娛樂剛剛興起，青少年的視野並未打開，有些不合理的模仿難

少年與八仙

韓浩月

以避免。一年之後，經典的央視版《西遊記》正式播出，這才覆蓋了《八仙過海》掀起的熱潮，後來《西遊記》常年復播，使《八仙過海》逐漸被觀眾淡忘。

《八仙過海》和《西遊記》，兩者共享有王母蟠桃會、四海龍王等設定，但並無情節關聯與人物交集。「八仙過海」核心故事記載於明代吳元泰所著《東遊記》，雖無吳承恩《西遊記》影響大，但也為後世留下一筆寶貴的想像力財富。

有說法認為：《西遊記》第八十一回，孫悟空自誇時說道「正是八仙同過海，獨自顯神通」，明坊間刻本《東遊記》第五十五回齊天大聖在八仙門天兵時客串出場，如果屬實的話，這也算是兩大神話IP的罕有交集與彼此致敬。

《八仙！》公映，成功激活了觀眾對《八仙過海》的記憶，我在看《八仙！》的時候，全程面帶着微笑，因為在我少年的時候，就曾對這個故事充滿好奇與想像，也曾在和同學好友打打鬧鬧時，「飾演」韓湘子，理由是，他是大文豪韓愈的侄孫，況且我也姓韓。當時只覺得，八仙集齊，一起過海，是很壯觀、瀟灑的事情，只是過海的目的是什麼？當時了解並不深，不同版本的八仙故事，有不一樣的說法，根據多方信息來源，粗略知道他們或是赴王母蟠桃宴歸途過海試法，或是去採靈藥，或是除惡蛟……民間傳說中的過海理



▲電影《八仙！》劇照。

由更是五花八門。電影《八仙！》另起爐灶，給出的答案是對抗天庭權威，為天下蒼生而戰，我更欣賞這個說法，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能理解八仙故事的這種內涵，想必看電視劇時會少一點嬉鬧的態度，多一點嚴肅的思考。

《八仙！》創作團隊，為了讓這個故事被新一代年輕人更好地接受，除了在八仙的年齡與形象上作了大膽創新外，還將故事發生地蓬萊仙境，「改造」為「海上一線城市」，「市民們」乘坐的交通工具，在天上飛來飛去，具有未來時空般的科幻感，這樣的設計，挺好地拉近了青少年群體對古老八仙故事的接受度，繼而能夠深入地接近八仙故事的精神內核。

《八仙！》被認為是兩部高票房電影《哪吒》之後值得關注的神話

改編作品，和《哪吒》強調年輕人的內在覺醒有所不同，《八仙！》強調的是團隊協作、目標一致，更具集體主義特質。如果現在的孩子們看了之後，能夠主動地社交，多與人溝通，哪怕是像以前的孩子那樣打打鬧鬧，也能夠幫他們暫時離開一下手機屏幕，也是有積極意義的。

中國古代神話是影視改編寶庫，這些年來，《西遊記》題材一枝獨秀，《哪吒》系列分外成功，這一定程度上使得創作者，卻步於其他優秀古代神話故事的開發與挖掘。《八仙！》的成功證實，只要為古老神話注入新鮮的時代氣息，且符合年輕人的審美，就有足夠多的機會重新為觀眾所追捧。试想一下，當燦若星漢的神話故事有一天在影視領域實現了「百花齊放」，那將是一個多麼令人期待的盛景。

港島夏日的苦涼茶

在陽光下泛着乾巴巴的草木氣，風一吹就散出淡淡的苦香，混着騎樓外的熱浪飄過來，竟意外地讓人安心。我踏着牆根走進去，阿婆遞過來的玻璃杯還帶着剛從涼水里撈出來的濕意，杯口凝着細密的水珠，剛喝第一口，苦得我差點皺起臉，可嚥下去沒多久，喉嚨裏就漫開一股清潤的涼，連曬得發疼的太陽穴都鬆快了不少。

舖子後頭半人高的紫銅鍋擦得銜亮，底下炭火溫溫地煨着，鍋身泛着被煙火熏出來的溫潤紅光，像攢了幾十年的暖光都凝在那層銅色裏。阿婆守在鍋邊，竹製的小秤桿耷得穩穩的，夏枯草、野菊花、金銀花、雞骨草、淡竹葉，每一味都稱得絲毫不差——這都是傳了三代的痲痧老藥方，幾味主藥清熱、幾味輔藥護胃，半分都不肯改。先武火把藥汁熬得咕嘟冒泡，棕色的泡沫順着鍋邊往上湧，滿屋子都是草藥的清香氣，再轉文火慢熬半個鐘頭，細密的藥香早飄得滿巷都是，路過的老街坊都要探頭問一句「阿婆今天熬痲痧啊？」濾去深褐色的藥渣，倒進粗陶小鍋再燜足兩個鐘頭，熬好的涼茶色澤沉潤，像揉了半鍋曬透的暮色，倒在玻璃杯裏晃一晃，連杯壁都浸着淡淡的藥香。

阿婆舖子裏常賣的三款涼茶各有妙用：痲痧下火最猛，喉痛上火、濕熱積食喝一杯，次日就能舒緩大半，苦得皺眉時阿婆總會遞上九製陳皮壓味，那陳皮的鹹香混着藥的餘苦，是

老街坊都懂的專屬搭配；羅漢果五花茶最是潤喉，羅漢果配金銀花、菊花等五花熬製，換季咳嗽、嗓子乾啞時喝最舒服，涼絲絲滑到胃裏格外妥帖，連說話都覺得亮堂了幾分；竹蔗茅根水清潤清甜，沒有太重藥味，由竹蔗、白茅根、馬蹄慢熬而成，清潤去燥不寒涼，連怕苦的小朋友也願意踮腳買上一杯，喝完了還要舉着空杯舔半天嘴角的甜。

住得久了，我周末得空也會照着阿婆教的方子煮上一鍋，陶鍋裏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滿屋子都漫開熟悉的草藥香。去年趕項目連續熬了一周大夜，臉上下巴爆了一圈紅痘，連吃了三天清火藥都不見好，連着喝了三天自己熬的痲痧，痘居然慢慢消了下去，連同事都問我是不是換了護膚品。煮好的涼茶我總愛濾進玻璃罐放在冰箱，加班到深夜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，倒上滿滿一杯涼透的喝下去，先是滿嘴清苦漫開，順着喉嚨滑到胃裏，後味才慢慢泛起淡淡的回甘，滿身的燥熱和攢了一天的疲憊，好像都跟着這股清潤的勁，散得乾乾淨淨。這才懂為什麼香港人愛了涼茶這麼多年，哪裏是愛那苦味啊，是愛這一口苦盡甘來的妥帖，藏着最實在、最熨帖的生活氣——就像港島的盛夏，熱得熱烈直白，這涼茶苦得毫不遮掩，末了總能給你一點清潤的甜，像極了我們踏踏實實熬出來的日子，吃過的苦最後都化成了藏在日子

裏的甜。

歲月流轉，這飄了百年的苦香，不是停在舊時光裏的符號，而是在代代傳人的手裏，始終冒着鮮活的熱氣。老派涼茶舖依舊守在騎樓的陰涼裏，阿婆的紫銅鍋每天清晨準時燃起炭火，老方子的分量半分不曾改動，來打涼茶的老街坊手裏拎着的杯子換了一輪又一輪，味道卻還是記憶裏那股清苦又踏實的香，守着老街坊們幾十年不變的習慣。年輕的傳承人沒有把老方子鎖在櫃底，他們揣着祖輩留下的配方走進明亮的商圈，把傳統草藥和冷萃、氣泡這些新玩法糅在一起，不加糖的草本茶包揣進上班族的通勤包，帶着淡淡藥香的涼茶雪糕成了年輕人打卡的新鮮玩意兒，讓從前怕苦的孩子也願意停下腳步，主動接過這杯傳了百年的味道。不少學校還開了非遺體驗課，小孩子們圍着竹篩辨認夏枯草、雞蛋花，嫩生生的小手捧着銅秤學着配簡單的五花茶方，認真的小模樣，像極了幾十年前守在阿婆鍋邊看熬藥的我們。所謂傳承，不是把老味道放進玻璃櫃裏供人瞻仰，是讓它既能在騎樓的炭火上咕嘟冒泡，也能在商圈的冷櫃裏冒着冷氣，既能陪着老街坊嘮幾十年的家常，也能讓捧着奶茶長大的孩子願意嘗一口它的好。這份藏在苦味裏的生活智慧，就這樣順着一杯杯涼茶，把苦盡甘來的溫柔，一代一代地遞下去。



HK人與事
黃曉華

香港的盛夏總裹着化不開的濕熱，風一颳都帶着黏膩的潮氣，貼在皮膚上像一層浸了水的薄紗，悶得人連呼吸都發沉。而涼茶舖就像浸在這潮熱裏的老影子，隨便拐進哪條爬着墨綠青痕的騎樓巷子，都能撞見那暗綠色的漆招牌慢悠悠晃着，風裏先飄來巷口鳳凰花甜得發膩的香，下一秒就裹着淡淡的草藥苦香撞進懷裏，猝不及防撞散了滿身攢了一路的暑氣。

剛來香港工作那會兒，朋友攆着我的胳膊反覆叮囑：「這裏的濕氣是鑽骨頭縫的，得常喝涼茶壓一壓。」說這些配方都是祖輩傳了上百年的生活經驗，多是清熱、祛濕、解表的草藥，按功效配比調和，應對嶺南的濕熱天最是對症。那時候我還不當回事，結果沒半個月就因為熱傷風燒到三十八攝氏度，連吃了兩天退燒藥都沒退，昏昏沉沉想起朋友的話，晃悠着下樓買了杯痲痧，捏着鼻子灌下去，倒頭睡了一下午，出了一身黏膩的汗，醒過來燒居然退了大半，連堵了幾天的鼻子都通了。後來才知道，我那天在皇后大道上閒逛，頭頂的太陽曬得人頭暈眼花，連腳步都發飄，慌慌張張拐進騎樓的陰涼裏，抬頭就撞見的，就是阿婆的舖子。門口竹篩上攤着剛曬好的夏枯草，深褐的枝葉

青稞豐收美景



市井萬象

目前，鮮水河沿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、爐霍縣、道孚縣等河谷地帶，大片高原青稞泛黃進入成熟季，不同品種的青稞呈現出深淺不一的色調，如調色板一般鋪展開來，與遠山、藏寨、河流等交相輝映，盡顯川西高原獨有的豐收之美。

新華社

致命航行



英倫漫話
江 恆

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一次年度展覽上，有幅描述英國艦船的畫遭到嘲諷，被戲稱是在廚房裏胡亂塗抹出來的，豈料後來卻成為世界名畫，它就是威廉·透納的《奴隸船》。

該畫之所以成為經典，主要與畫中這艘名為「宗號」（Zorg）的艦船有關，其故事要從十九世紀初的利物浦講起。當時西方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已持續了三個多世紀，這座城市在其經濟鼎盛時期，曾佔歐洲奴隸貿易總量的百分之四十。投資奴隸貿易不僅對上層階級有利可圖，對下層階級也是如此，一位名叫格雷格森的投機分子便靠此發家，甚至當上利物浦市長。他後來資助了奴隸船「威廉號」，該船於一七八〇年十月從利物浦出發前往西非，由漢利船長掌舵，船上裝滿用於奴隸市場的槍支、刀具等商品。

大約在同一時期，一艘名為「宗號」的奴隸船從荷蘭啟航，由於當時英國與荷蘭正在交戰，該船被英國人俘獲，停泊在位於西非的奴隸貿易中心科斯特角城堡。當漢利船長也抵達那裏時，他找到了「宗號」並將其佔為己有。一七八一年八月，「宗號」滿載着四百四十二名奴隸（是其設計載客量的兩倍），從加納出發前往牙買加，繼續進行

奴隸貿易，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也拉开序幕。先是痢疾席捲全船，壞血病緊跟在後，連船長也病倒並神志不清，接下來奴隸們經歷了煉獄般的折磨。據一位船上的外科醫生、後來的廢奴主義者福爾肯布里克描述，奴隸們被緊緊地擠在裸露的木板上，皮膚被骨頭磨破，血肉模糊，經受着撕裂般疼痛。此外，一位利物浦船長的眼擊證詞則描述了「兩名黑人婦女不知何故落水，被鯊魚吞噬的慘狀」。

在海上航行了一個月後，由於導航失誤仍未抵達目的地，並且淡水告罄，白人船員便將一百三十多個奴隸拋入海中。後來有證據顯示，當時正值下雨，實際上船上的水量充足，而驅使他們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行为，完全出於金錢的考慮，由於海事保險不承擔奴隸因自然原因的死亡意外，但卻承保為了船舶安全而將他們拋入海中的「必要性」，比如發生叛亂、面臨危機等情況。在接下來的幾天裏，船員們將那些價格較低的奴隸都扔進海里溺死，甚至包括一名在航行途中出生的嬰兒。

當船回到利物浦後，船東格雷格森算了筆賬，對這次的投資回報感到很不滿意，於是他向保險公司索賠，要求對每名遺失的



▲威廉·透納畫作《奴隸船》。

奴隸賠償三十英鎊，但保險公司拒絕賠付。一七八三年三月，格雷格森將對方告上法庭，並在陪審團審判中勝訴，他辯稱將奴隸拋入海中是「必要的」。但他沒有料到的是，「宗號」事件卻點燃了英國廢奴主義者的怒火，進而掀起洶湧的反殖民主義浪潮。就在宣判十二天後，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刊登了一封匿名信，作者聲稱自己當時在法庭旁聽，並以「宗號」事件為例，有力地揭批了奴隸制的血腥和罪惡。如同約克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、《宗號》一書的作者詹姆斯·沃爾文所稱，這是一起「偽裝成保險索賠的大規模謀殺」。回顧漫長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，歐洲人販賣了一千二百

多萬非洲黑人到美洲，其中一百八十萬人死於航程中難以想像的擁擠、骯髒和疾病肆虐的環境，也包括被拋入大海的人為謀殺。

在廢奴主義者的推動下，當局被迫召開了重審動議聽證會，對「宗號」醜聞進行了細緻的審查。一七八七年春，廢除奴隸貿易協會的創始成員首次會面，在隨後的幾年裏，他們寫信、演講、組織請願、游說議員和貴族，並透過檔案研究和實地考察，一絲不苟地記錄了奴隸貿易的種種罪行。一八〇七年，經過多年的挫敗，《廢除奴隸貿易法案》終於獲得通過。

回到透納的畫作《奴隸船》，其最初的名字就叫《奴隸販子將死者和垂死者拋下船》，靈感來自「宗號」事件。他於一八四〇年在倫敦展出這幅畫時，正是為配合第一次世界反奴隸制大會的召開，該畫後來成為一個文化象徵，對美國完全廢除奴隸制起到不容忽視的輿論影響。正如作家卡拉在《宗號：貪婪、謀殺與廢奴的故事》一書中所說，西方殖民主義和奴隸制是人類文明中不可磨滅的污點，而持續不斷的民間運動對於最終廢除奴隸制也是功不可沒，這充分體現了輿論的力量、堅持不懈的精神和強大的道德勇氣。